

# 古典文學

## 今人難吟絕律說

愚嘗聞唐人詩句，天下無雙，總百代之大成、凝千世之菁華，故唱誦悠悠而不衰、傳鈔漫漫而不減。宋明以降，習者追慕風光，企足學步，乃說「詩必盛唐」。慨乎其用力也深、苦吟也勤，然論者咸稱唐以後絕律不足觀者，何也？

昔六朝諸士，首創韻書，以利押韻。風氣之起，百家爭鳴，各作反切，而存者陸氏關洛一系之《切韻》耳。《切韻》獨存，皇權之業也，非善利之功也，有唐用《切韻》試舉，欲齊天下聲韻。此令既頒，四埏方言乃絕步章句，諸家韻書漸廢，至今不存，宮體以下詩篇，其韻整矣。

蓋絕律者，宮體之改、古風之革也，本無章法，歷代詩人敏以探求者，於唐人獨不覺焉，唯求其安妥而已矣。迄至宋明，其學方備，號曰絕、律。自是燕人越民、蜀客魯夫，必循法制以賦詩，非此不得為絕律也。率此而詩之別嫌多矣，如古風、如樂府、如歌行、如絕句、如律詩，復歧以五七言云云，其類夥哉！問曰：類夥而詩質否？

觀夫盛唐詩人也眾，唯李、杜光芒貫宇宙。子美盡力章法，勉以練句，故律詩為勝；青蓮大才不可抑，靈動筆落，故樂府為首。二聖久在京師，深黯官話，其頌詩皆本諸一代之聲音、一地之土韻，自然吟哦，不必造作。其後學步者，鄉音既濃、官話猶疏，乃求之詩韻類書，以符律則，燉煌之袖珍詩韻者即是。

《切韻》之書，宋以後不存，而代之以《廣韻》。《廣韻》也，增補改異《切韻》者。何謂增補？新造字、未收字、新注釋云云。何以改異？唐宋之音韻變異故也。唐宋之間數百年，音韻已變；蒙元之際，北聲入中土，音聲大改，官話異往；明清去唐亦遠，故明人重作反切，以契時音。洎清以來，華夏融通，官話固不得復古矣。今日國語，謹承京話，平上去入雖各派聲調，然頓挫盡失；《詩韻集成》，迥異今音，故「天」、「船」舊時同韻，今語則介音變異，未可叶洽；今人「益、信、並、育」可混一叶之，而古韻斷不然也；此又遑論今日平仄之異於前唐云。

然論詩者，輒以唐聲唐韻者為上。竊觀《詩三百》以降，樂府之屬，率以言志、隨歌抒情，可以如意唱和，可以極致放聲，無格律之枷、無音韻之鎖，最是自然天成，無怪乎李太白愛之，亦最善為之。東坡一曲「大江東去」，膾炙人口，實未守譜制，故時人嗤之曰「往往不協音律」者也；雖然，何患其盛也夫？

蓋昔日樂曲在先，依聲填詞、可得而歌之；後世詩人，如喪〈廣陵散〉，無所託付，唯發誦默詠、力存詩心，惜乎韻味盡失，至今日，詩韻汰失，僅存愜悉者腹及韻書中矣。故今之學者，棄其口音，韻書隨身，豈不怪哉？

念夫《詩三百》聖典也，萬世詩歌之至崇者也，孔孟以來，誰《詩經》之韻之學？漢武樂府，不依《詩》韻；延年造歌，未步《詩》律，誠《詩》之有定則

也歟？愚不敏《詩》，不可得而知之，知之者唯李、杜、劉、白三百詩家，其去平王東遷也千五百歲，所遵時律、所步唐音，無越千載而學《詩》焉。今去盛唐又千三百歲，而雅正之詩，絕、律外不觀，此又日夢得、樂天之心意何遠哉？

是故白輯《新樂府》、劉編《竹枝詞》，乃上追太白之勸酒、子美之別吏、崔顥之登樓，泰凡流芳千古者，非必絕律；感人至深者，每多歌行，固〈樂〉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聲限韻囿，不可長言，此絕律之失心也；長言之不足，嗟嘆之未能，此絕律之不可感人，又絕律之湮沒也。

不亦信乎？大塊噫聲，張若虛「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遂可「以孤篇壓倒全唐」；天籟自然，黃鶴逍遙，詩仙竟「眼前有景道不得」。豈止絕律耶？詩餘亦復如是。詩餘本入樂，今日則詞存曲亡，無復琴趣。東坡詞云：「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詞曲既失，何以動人？野俗乃易之云：「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單戀一枝花」，何必曰律？山歌、民謠、唱詞皆無律，其傳唱人間者，豈夫後主「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之可歌而後為絕唱哉？

於戲！詩壇之勢定矣，吾小子不可逆勢，雖思崇古風，恐勢之難違，戒私之狂妄，將倡自由古詩之未敢，且止一己心意之庸庸，百轉千回，乃謀別途。

一旦翻覆腦海，悟此抗詰，未若重唱歌行，如民謠民歌者，斯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演復《詩三百》之自得，可以重拾漢魏古風之純樸，可以追步〈蜀道難〉之悵憾，可以再現明清民歌之平易，可以我手寫我口、可以我口唱我詩！豈不樂哉？此非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也歟？是以絕律自其為絕律，唯歌行無以為限，是為舊調重彈、聊以獻曝！

哀哉往世已逝，古音不復、唐詩宋詞無以重唱<sup>今人有重譜新曲以歌詠唐詩者，若非以似古之方言套之，則變音以和韻，此皆不可云重唱也</sup>，現代詩不必入韻、方流行歌曲則先以今韻動人耳聞，遂大行其道，此又何異於斯文掃地耶？我今則倡議歌行，以準聲樂、以興文化，雖不才，竭力無憚為之而已矣。聊作陋文，願與天下愛詩人共勉之。

## 池魚賦

吾家雖陋，幸有苑囿，苑囿不可曰小，遠在高樓。高樓懸圃，閨風紗絮，前望東方日出，後盼晚霞棲樹，晨昏光景百足，可以植花木：春蘭兮秋菊、冬梅兮夏竹，亦西葡萄之攀藤、百香果之芬徐、藥川七之郁節、老薑母之破土；讚長壽花善生兮，逗虎蝶蘭之挺芙，美石榕之堅忍兮，冀一條根之強骨。視夫滿苑嬌客，心猶無屬，此空虛者何？昔蘇子曰：「無竹令人俗。」小子答曰：「雖無孟宗，有幸運竹。」晝寤而見周子入夢指迷曰：「蓮花出淤泥而不染，真君子之慎獨。」乃悟可以植蓮花。

時序七月，百物爭美，太陰掩映羞晦，太陽普照四壘。艷陽熔魂、刑天生氣為之衰頹；飛蠅擾心、達摩禪定於是摧毀。方此之時，冽風吹自朔北，夏蓮栽之盆水，耿莖青蕊、湛花金葵，撩風遙動而躁鬱平、流光閃爍而亂思靜。不遲一刻，

暫聲唏噓遠迎，寒氣撲簌近憑，帶琴伴酒、攜棋抄經，忽望之魁巍魄氣凌星，細察之峒峭幽息逼睛，蓋憎蠅六一居士公來也！勸曰：「吾嗟蒼蠅之爲生，多所不求、終日營營，可斷莊周之清夢、腐孔子之肥牲。君爾池盆栽蓮，何喜孜孜焉？」言語未畢，恍有人影掩隱，不時光靈已臨，公喚道：「邵博來也！」

兩賢握言，小生汗顏，如奔馬懸崖，不得其止；若擅闖皇宮，驚心自死。傾俄邵公哂曰：「吁！汝小子！莫忘歐公之所欲弑，切忌今我所開示，夫蒼蠅之擾世，只在屋房書室，尤有甚者，當公心事。」歐公曰：「誠哉蠅之可憎矣，尤不堪蚊子！君爾盆池之蓄水，正彼匪蚊之緒字，蓋蚊子之擾世，自遠吆喝來咬私也！念之、念之！」

暢乎二公聖言哉，何不養池魚？奈何世有水虫千萬種，何種可以沉潛變化龍？造一池囂張蚊蠅冢。慨乎孔雀善生易養而俗，紅球殷彤可愛而浮，神仙逍遙高雅而弱，異形怪奇有趣而伏，他如紅龍超貴、錦鯉巨魁、金昌鹹水、鬥魚傲最，我僅小池，不容閃失，而蓮花不生氣、池水若死寂，如何擇魚飼？

歐公笑而謂我曰：「我聖朝有鯉魚，匠心變金魚，丹彩渾圓、泡眼九尾，可以賞心悅目、可以處制蟲虺，當水寂缺生之時，可探水呼氣；方蚊盡忘餌之際，可以七日不死，此我聖朝之科技也，何不一試之？」

是也歐公之見，盛夏蓮花盈盈，金魚出入淺深，正似活龍繚現天雲，而無有蠅蚊；嚴冬蓮花衰微，金魚暢快奔逐，恰如臥龍脫困淵邃，乃滿載光輝。

自是二年以來，吾家小苑百花依舊、鳴鳥不愁，蓮花開落、金魚閒悠，所得者，一場奇遇隱幽，我亦大有幸人之儔乎？是爲〈池魚記〉，以證傳說之不誣！

## 歸蘇州行

飛蝶不必舞春風  
萬江悠水自向東  
門前漁舟結彩辮  
屋角雕檐掛燈籠  
朝嵐朝露朝朝濃  
潮起潮落棹欸乃  
朝陽未起雲未開  
卻有千彩色花飄落來

江船遊人多  
遊人漾心波  
江心歡酒鬧  
江畔桃花任婆婆  
奴見船來對鏡妝

擦白抹紅手眼慌  
一日或三秋  
在在都斷腸  
念君亦是朝慕想  
瀛洲蘇州千里長  
素書或鯉魚  
應否寄胸膛  
李波小妹善騎射  
英姿煥發在史冊  
奴家手無搏雞力  
只願千生千世共君樂

手握去年箋  
滿目娘子顏  
娘子娘子莫思念  
船已到唐山  
千里馨香盈懷袖  
一片真心逆江流  
江水應否帶我信  
聊消娘子相思愁  
江水若是違我意  
千山萬水我不罷休  
不罷休 身在舟  
娘子娘子莫傷憂  
船已到橋頭  
我今歸來聚溫柔  
願消娘子你相思愁

窗隙窺人  
輕步進門  
一種驚喜  
三箇永恆

記碩士論文口考

滿屋盡漫草莓香  
伊人慎懼神魂僵

凝寧小室談離亂  
亂離詩人湮蒼蒼

逐字稿上千百行  
勘誤表中現徬徨  
三載慘澹正今日  
評委心底自參詳

八萬支箭齊出殼  
避無可避眼神慌  
眼神慌 四飄蕩  
臨崖欲墜風滄涼

逐字寫稿逐字唸  
隨頁有錯隨頁亡  
泰山將崩雲壓頂  
縹緲無力抑心傷

低頭難語赧不昂  
簌簌速寫憔悴惶  
顏色漸黯苦噉嘴  
方知原來非文章  
慘無淚 泣無聲  
不如撕破廢文章